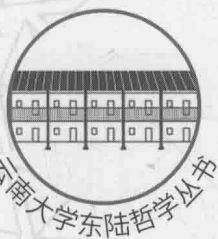


生活宗教： 唐·库比特的宗教哲学

朱彩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活宗教： 唐·库比特的宗教哲学

朱彩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宗教: 唐·库比特的宗教哲学 / 朱彩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161-8119-5

I. ①生… II. ①朱… III. ①库比特—宗教哲学—研究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981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79 千字
定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库比特小传	(1)
第一节 一位未来思想家的成长	(1)
第二节 思想旅程：十个阶段	(4)
第三节 写作方式：“重复思考”	(9)
第四节 身份与目标：基督教传统的转化者	(12)
总结	(14)
第二章 库比特宗教哲学思想的起源	(17)
第一节 第二轴心时代与基督教的变迁	(17)
第二节 宗教非实在论：从尼采到库比特	(22)
第三节 维特根斯坦对库比特的两个影响	(34)
总结	(43)
第三章 生活宗教的背景：西方当前的处境	(47)
第一节 三条解读路线	(47)
第二节 非实在论的世界图像	(56)
第三节 现代西方是基督教的天国阶段	(75)
总结	(96)
第四章 生活宗教的方法论：日常语言调查方法	(100)
第一节 日常语言调查方法的缘起与含义	(100)
第二节 两个日常语言三部曲	(109)
第三节 日常语言调查方法的结果	(122)
总结	(133)

第五章 生活宗教的内容：表现主义的宗教	(136)
第一节 太阳伦理学	(137)
第二节 人道主义伦理学	(152)
第三节 人生大问题	(162)
第四节 信仰之海网络	(175)
总结	(186)
第六章 问题与挑战	(189)
第一节 库比特与其他宗教作家	(189)
第二节 信仰之海的作家对库比特的继承、超越与挑战	(220)
第三节 关于生活宗教的五个问题	(235)
总结	(242)
后序	(246)
附录：库比特作品	(250)
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66)

第一章 库比特小传

第一节 一位未来思想家的成长

托尔斯泰说，生活就是上帝，爱生活就是爱上帝。这句话用来概括我们的主角唐·库比特（Don Cupitt）的思想与实践再合适不过了。

唐·库比特，当代英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非实在论宗教思想的代表人物，倡导“天国神学”的基督教神学家。他是同时代基督教作家中最原创、最激进和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

库比特出生于1934年5月22日，金牛座与双子座交会的日子，个性中的两个突出特点是固执与革新。他的固执让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绝不妥协。这使得他在学术生涯中受到众多保守势力的排斥与攻击，在剑桥大学伊曼努尔学院做了一辈子的讲师。他的革新精神对外表现在反对基督教中的一切在他看来“过时”的东西，对内表现在他自己的思想不断地经历着变化或成长，这个成长过程持续至今。

库比特的家乡在英国兰开郡一个名叫奥海姆（Oldham）的生产工业纺织品的小镇上。他是罗伯特·库比特（Robert Cupitt）和诺雅·库比特（Norah Cupitt）夫妇四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的父亲罗伯特是一名精力旺盛、事业有成的机械工程师，母亲诺雅婚后一直留在家中照顾家庭。虽然父母都没有接受过多好的教育，但他们决定让孩子们获得最好的教育。在上预备学校之后，1947年，十三岁的唐·库比特和他的弟弟被送到查特豪斯学院（Charterhouse），两个妹妹则去了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女子学校。这两个学校至今还会向人谈论库比特夫妇的社会抱负，以及他们的大胆决定：依靠税后收入让四个孩子在英国最好的寄宿学校上学。库比特夫妇的举动显得如此“惊人”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十分特殊——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库比特研究者奈杰·利维（Nigel Leaves）评论道，查特豪斯学院证明是罗伯特的一项优秀投资，“他的儿子显然天资过人，在了一批有才华的教师的培养下茁壮成长”^①。少年库比特在著名的植物学家欧莱格·鲍勒宁（Oleg Polunin）门下学习植物学，在诗人威尔弗雷德·诺伊斯（Wilfred Noyce）门下学习意大利文，在艺术家伊安·弗莱明-威廉姆斯（Ian Fleming-Williams）门下学习艺术。查特豪斯学院的五年学习生活留给他的柏拉图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以及对基督教的种种怀疑。这三个主题为他后来的学术工作埋下了伏笔。他自己后来将这一时期视为“设计论的实在论”阶段。

1952年，库比特赢得了去剑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的奖学金，同年10月，他开始在三一堂（Trinity Hall）攻读自然科学。就像大部分学生一样，大学期间的库比特经历了一个情绪动荡期，对学术、社会和宗教问题充满疑惑。罗伯特与诺雅都不是信徒，从来没有带子女去过教会，也不讨论宗教问题。可能与此有关，按照利维的描述，“几乎在剑桥的第一个星期天，库比特就皈依了‘福音派基督教’，严格强调‘认识主’”。^②有段时间，他拥有生动的宗教经验，但随着他认识到福音派在理智上的空洞，这些宗教经验很快告退。这一时期被他称为“教条实在论”阶段。

大学二年级，他仍然主攻自然科学，但同时积极地学习保守神学家和当时的自由神学家的思想。他也阅读神秘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他对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种新教伦理观念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种理论将基督教解释为高尚的伦理生活，并“敬畏生活”。然而，当时他的最大兴趣在于神秘主义，认为神秘主义是所有宗教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他将这一时期视为“梯子实在论”阶段，因为柏拉图将上帝看作一切事物的第一原则，通往上帝的道路是一条半禁欲主义的、纯理性的道路，而神秘主义是架在上帝和人之间的梯子。

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库比特作出了整个家族没有人作出过的决定：在圣公会担任神职人员。这使他的父母感觉震惊和沮丧，因为神职人员收

^① Nigel Leaves, *Odyssey on the Sea of Faith*. Santa Rosa: Polebridge Press, 2005, p. 16.

^② Ibid.

入很低，地位也不高。于是，在剑桥的第三年，他从自然科学转向神学，师从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欧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一年之后，他获得了神学学位。

1955年，库比特开始服兵役。由于他的科学背景，他被分配到皇家信号组，接受委任到塞浦路斯管理附属于炮兵团的一个信号队。他成功地在行军囊中藏入了一些哲学书。

服完两年兵役之后，1957年10月，他回到剑桥接受神职训练，地点是威斯克府，一所著名的圣公会神学院，被视为自由派主教的传统摇篮。第一年学习宗教哲学密集课程，正是在这一领域，库比特发现了自己的才能。当时的威斯克府院长凯瑞（K. M. Carey）看到了他的天赋，并让他作出了一个承诺：以后回到威斯克府接替约翰·哈博古德（John Habgood）担任副院长。

1959年，库比特获得了副牧师职务，他选择回到家乡兰开郡的工人阶层那里，并在那里服务了三年。在此期间，他思考的是如何最好地将两千年前的福音传给日益世俗化和城市化的居民，而这为他带来了一种内部冲突。同时，曼彻斯特主教辖区要求他撰写神学论文，并为他指派了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位宗教哲学家作为导师。正是在这一阶段，他开始发表文章。当时的他在哲学上基本持新托马斯主义立场。然而，在这一时期，他也开始吸收康德、克尔凯郭尔和布尔特曼的思想。这帮助他最终解构了神圣实在这一形象，引导他走向更加自由的观念。

1962年，三年副牧师服务到期之后，库比特回到威斯克府接替哈博古德的副院长职位。他的工作异常繁忙。有一天，他的导师伍德（G. F. Wood）把他单独约出来，告诫他应该考虑婚姻问题了，尽管这位兰开郡老乡自己仍是单身。库比特想起了一位朋友的美丽堂妹——金发碧眼的苏珊（Susan）。事情进展得很快，1963年12月，他和苏珊结婚了。他们搬到剑桥，一直住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现在已经添了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和三个外孙女。

1965年，库比特被任命为剑桥大学伊曼努尔学院院长，并获得了研究员的身份，主持该学院的神学研究。三年后，即1968年，他获得教师职位，担任宗教哲学助理讲师，并担任了为期三年的斯坦顿讲师职位（Stanton Lectureship）。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库比特在教会和学术界

都广受欢迎，与后来的状况大不相同。他的第一本著作就受到了一些值得尊敬的自由派学者的认可。然而，一颗叛逆的种子即将发芽。利维提到的两件事值得注意：第一，当库比特突然受到教会任命，标志着一条通往最高职位的传统道路打开之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且从未后悔过；第二，当他被邀请加入一组激进学者，讨论上帝道成肉身问题时，他立刻接受了，这一讨论在1977年出版，成了1970年代最富争议的书——《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①不久，他就被描述为“一位堕落的天使”。然而，在他自己看来，他的道路最终通往的是拯救而不是堕落。在这里，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浮现在我们脑海中，“上升的路即是下降的路”。这句话用在库比特身上或许就是，“下降的路即是上升的路”。

第二节 思想旅程：十个阶段

一 利维：从1967—2001年的七个阶段

在《信仰之海上的奥德赛》一书中，利维将库比特从1967—2001年的思想旅程分为七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1967—1979年，主题是否定神学，代表作有《基督与隐藏的上帝》（*Christ and the Hiddenness of God*, 1971）和《理性的飞跃》（*The Leap of Reason*, 1976）；

第二阶段：1980—1985年，主题是非实在论，作品有《远离上帝》（*Taking Leave of God*, 1980），《将要来临的世界》（*The World to Come*, 1982），《信仰之海》（*The Sea of Faith*, 1984）和《完全属人》（*Only Human*, 1985）；

第三阶段：1986—1989年，主题是后现代主义与非实在论，作品有《生命谱系》（*Life Lines*, 1986），《蜉蝣》（*The Long - Legged Fly*, 1987），《基督教新伦理》（*The New Christian Ethics*, 1988）和论文集《激进分子与教会的未来》（*Radicals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1989）；

^① Nigel Leaves, *Odyssey on the Sea of Faith*. Santa Rosa: Polebridge Press, 2005, p. 20.

^② 下面七个阶段参见 Nigel Leaves, *Odyssey on the Sea of Faith*. Santa Rosa: Polebridge Press, 2005, pp. 21 - 109.

第四阶段：1990—1997年，主题是表现主义，作品有《无中生有》（*Creation out of Nothing*, 1990），《故事哲学》（*What is a Story?*, 1991），《有时》（*The Time Being*, 1992），《一切之后》（*After All*, 1994），《最后的哲学》（*The Last Philosophy*, 1995），《太阳伦理学》（*Solar Ethics*, 1995），《上帝之后》（*After God*, 1997）和《后现代神秘主义》（*Mysticism after Modernity*, 1997）；

第五阶段：1998年，主题是转向存一在与海德格尔，作品有《存在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Being*, 1998）和《存在的启示》（*The Revelation of Being*, 1998）；

第六阶段：1999—2000年，主题是日常语言，作品有《日常话语中新的生活宗教》（*The New Religion of Life in Everyday Speech*, 1999），《日常话语中 It All 的含义》（*The Meaning of It All in Everyday Speech*, 1999）和《日常话语中天国的来临》（*Kingdom Come in Everyday Speech*, 2000），这是第一个日常语言三部曲；

第七阶段：2000—2001年，主题是未来的宗教，作品有《后现代宗教哲学》（*Philosophy's Own Religion*, 2000），《改革基督教》（*Reforming Christianity*, 2001）和《空与光明》（*Emptiness and Brightness*, 2001）。

利维的划分是根据库比特著作的主题进行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划分，他在《信仰之海上的奥德赛》中对库比特的著作逐一作了描述，介绍了每一本著作的主题和主要内容。我赞同他精细的划分。出于对他的巨大努力的信任与尊重，我把上面部分的内容留给他，从2002年开始接着讲述库比特的思想旅程。另外，这些著作中凡是与本文内容有密切关联的，我们都将在后面的内容中作详细的讨论，比如第一个日常语言三部曲、《太阳伦理学》和《后现代宗教哲学》，因而也就无需在此重复论述。

二 从2002—2009年的三个阶段

2002年出版的著作《无物神圣？》（*Nothing Sacred?*）是反映库比特的非实在论宗教哲学思想的一本论文集。它收录了库比特从1979年到1999年二十年间的十二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人在边缘”描述的是库比特的否定神学思想；第二部分表现了库比特的非实在论神学理论；第三部分是库比特对后教条宗教的实践，这里的关切是基督教人文

主义、基督教虚无主义、激进的基督教世界观和人类处境；第四部分的主题是回到生活，讨论了生活的价值以及自然与文化；第五部分是库比特对批评者的回应，收录了对罗万·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和大卫·爱德华兹（David Edwards）的反驳。总的来说，这本书的主题是回顾，试图从神学的角度再现库比特前五个阶段的总体思考。

另一本回顾性的论文集是2006年出版的《激进神学》（*Radical Theology*），为的是纪念20世纪中叶英国著名激进神学家约翰·罗宾逊（John A. T. Robinson）。罗宾逊的代表作《对上帝的诚实》（*Honest to God*）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四十年后，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出版了一本专门纪念《对上帝的诚实》的论文集，名为《对上帝的诚实：四十年后》（*Honest to God: Forty Years On*），库比特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激进神学》可以看成《无物神圣？》的姊妹集，它收录的是库比特从1972年到2003年的激进神学论文，包括四个主题：激进神学与信仰的午夜，非实在论的上帝教义，耶稣基督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以及宗教研究中的成功与失败。从英国的激进神学传统来看，库比特是罗宾逊的学生，《激进神学》因而是学生献给老师的一份礼物。

第八阶段：2003—2005年，主题是回到日常语言，作品有《生活，生活》（*Life, Life*, 2003），《快乐之路》（*The Way to Happiness*, 2005），《人生大问题》（*The Great Questions of Life*, 2005）和《宗教研究新方法》（*A New Method in Religious Studies*, 2008）。前三本书是承接第六阶段的第二个日常语言三部曲，最后一本是库比特新写的一个总论加上《日常话语中新的生活宗教》的合编。由于第一个日常语言三部曲没有得到比较好的反馈，因而库比特转到了别的主题上去（第七阶段）。三年后，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为他带来了信心，于是他又回到日常语言这一主题上来，撰写了一个新的三部曲。事实证明第二个三部曲远远比第一个更成功，它获得了许多学者和普通人的关注与接受。我们将在本文“生活宗教的方法论”部分具体讨论这两个日常语言三部曲。

第九阶段：2006—2008年，主题是回到表现主义，作品有《新旧信经》（*The Old Creed and the New*, 2006）和《不可能的爱》（*Impossible Loves*, 2008）。这个阶段与第四阶段遥相呼应，主题都是表现主义和太阳式灵性。在《新旧信经》中，库比特将基督教的三条旧的“信经”改成

了五条新的“信经”。旧信经是实在论的，新信经则是非实在论的和纯粹表现主义的，将真宗教描述为拥有一个人自己的声音、拥有自己的生活、对生活本身做出太阳式的肯定、在公共世界创造价值，以及过自在的、“不执”的生活。《新旧信经》从宗教的角度论述表现主义思想，《不可能的爱》则从更加文学化的角度进行沉思。库比特受到德里达所言“我们所有的爱都是不可能的”的启发，描述了六种不可能的爱：爱死者，“大”爱和永恒的分离，爱死去的上帝，爱失去的东西和不可能东西，爱不可能的理想，以及“无目的”之爱。引用库比特自己的话，写这些不可能的爱的目的是“试图发展一种新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教人学会放弃渴望绝对之物，学会接受生活本身。生活是甜蜜而忧伤的，获得和失去、喜悦和痛苦总是交织在一起。我们都只是凡人，现在必须通过太阳式的生活找到我们的‘永恒快乐’”^①。

第十阶段：2008—2016年，主题是日常生活的宗教，简称生活宗教，作品有《我们的头顶是天空》（*Above Us Only Sky*, 2008），《西方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West*, 2008）和《耶稣与哲学》（*Jesus and Philosophy*）。这三本书合起来构成一个“生活宗教三部曲”。另外还有作品《神学的奇异回归》（*Theology's Strange Return*, 2010），《新的大故事》（*A New Great Story*, 2010），《泉》（*The Fountain*, 2010），《用语的转变：激进神学从A到Z》（*Twins of Phrase: Radical Theology from A to Z*, 2010），《终约》（*The Last Testament*, 2012），《创造性信仰：宗教作为创造世界的方式》（*Creative Faith: Religion as a Way of Worldmaking*, 2015），以及《最后的伦理》（*Ethics in the Last Days of Humanity*, 2016）。在这一阶段，库比特最终领悟了自己的整个工作的意义，完成了生活宗教理论。“10”这个数字通常被视为代表“圆满”，在库比特这里，第十阶段就是达到圆满的阶段。

《我们的头顶是天空》的副标题就是“日常生活的宗教”。它呈现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生活宗教“体系”（体系是形式上的，故用引号），是库比特的少数几本可以找到“体系”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分为两部，第

^① 唐·库比特：《不可能的爱》，王志成、王馨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作者致中国读者”，第1页。

一部“日常生活的宗教”是一个总论，列举了生活宗教的27条箴言，涵盖库比特对生活、我的生活、生活的有限性、信仰生活、太阳式生活、“实在世界”的终结以及死亡的看法。这些看法全部用一个个简短的句子陈述，共有27句，每一句下面都有简短的解释，故而我把它称为“27条箴言”。这些箴言呈现了生活宗教的整个信仰。第二部“天使时代”是一个具体讨论，它向我们表明了第一部的箴言的来历。在这一部分，库比特从哲学、宗教、旧宗教缺乏活力的原因、太阳式生活和文化更新、当前论五个方面阐明生活宗教的含义、可行性和必要性。

《西方的意义》是库比特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是因为：一方面，我认为库比特在这本书中完全领悟并明确了他自己的整个工作试图抵达之处——世俗基督教护教学；另一方面，这本书能够澄清人们对库比特的普遍误解，它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库比特的激进思想与基督教传统的关系——不是反对基督教，而是转化基督教。在《西方的意义》中，库比特将基督教重新定义为一种乌托邦的文化运动。这种运动过去呈现为宗教的形式，如今它突破了宗教的外壳，就像蝴蝶破茧而出，成了整个现代西方文化。库比特把这视为基督教从教会阶段向天国阶段的转换。他进一步论述了基督教的六个不可取消者，认为它们就像文化中的酵母，孕育并维系着世俗的现代西方世界。

在《耶稣与哲学》中，库比特试图重新给出耶稣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他相信这是对原初的耶稣的“还原”。我们在后面会提到信仰之海网络与耶稣研究会的密切关系，鉴于这种关联，我认为库比特对耶稣的解读受到了耶稣研究会的巨大影响。《耶稣与哲学》向我们呈现的是作为一名智慧导师的耶稣，他是非实在论者，是人道主义的导师，是太阳式灵性的导师，也是“天国神学”的倡导者。

继上述的“生活宗教三部曲”之后，从2010到2016年，库比特又撰写了七本著作，旨在进一步明确而细致地阐发生活宗教的哲学与神学，他是从对宗教思想史的重新解读、伦理学、非实在论的神学转向等方面着手的。至此，生活宗教的信仰已经完全清晰地呈现，库比特的思想之旅已经攀上顶峰。

上述十个阶段是库比特的思想旅程之脉络，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主题。这些主题可以看出库比特整个思想的发展过程。虽然它们之间的关系

似乎比较松散，看不出严格的逻辑线索，但我认为它们结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整体——生活宗教，即本书的主题。在论述这一主题的过程中，我不是按照十个阶段的顺序推进的，而是将它们打乱，从中选取需要的部分。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会不时地浮现出来。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库比特的思想旅程尚未结束。在他那里，生命不息，思想不止。

第三节 写作方式：“重复思考”

在众多思想家之中，库比特的思想旅程比较独特，既非直线式推进，又非循环式领悟，也非反复论证，而是三者的结合。我们可以把他的工作比作爬山，刚开始是远远地看着山顶，在库比特的情况下是远远地看着云雾缭绕的山顶。随着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山顶的轮廓变得清晰。山路不是直的，而是弯弯曲曲的，以致有时候看不到山顶，甚至看不到近前方路，有时候转过一个弯，山顶忽然呈现在眼前，看上去是那么近。幸运的是，他一直以来看到的山顶并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真实存在的。更幸运的是，经过千辛万苦，他最终抵达。我们还可以把他的工作看成雕塑家在雕刻一件作品。刚开始的时候，摆在面前的是一整块原材料，但雕塑家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形象。随着工作的进行，作品的轮廓逐渐清晰，细节慢慢呈现。最后，在工作完成之时，作品的面貌完全呈现出来，胜过当初心里的形象。

这两个比喻揭示了两点。第一，库比特很早以前就对他的思考最后抵达的地方有所认识，尽管这种认识还比较粗略和模糊。比如，在1984年出版的《信仰之海》的“结论”中，他说“伦理学是第一位的，而宗教是我们向自己描述道德与灵性价值之综合体的方式，也是我们更新时这一综合体之委身的方式，正是藉着这一综合体，我们塑造我们的世界、建构我们自身、获得我们的身份把价值赋予我们的生活”。^①在1997年出版的《上帝之后》中，他谈论了“诗性神学”，将宗教视为一套象征性语言。在2000年出版的《日常话语中天国的来临》中，他明确讨论了“天国神学”的思想。“伦理学”、“诗性神学”、“天国神学”都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生活宗教的关键词。第二点与第一点相关联，库比特的整个思想历程也

^① 唐·库比特：《信仰之海》朱彩红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页。

是一个总体的模糊观念逐渐变得丰满和清晰的过程，类似于面包的发酵。比如，“天国”这个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但直到2008年出版的《西方的意义》中，他才领悟到整个现代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的天国阶段。在《上帝之后》中，他谈到传统基督教的遗产时认为，这些遗产是“上帝的目光”、“极乐的空”和“太阳式的生活”^①，也是直到《西方的意义》中，他才明白传统基督教的遗产是六个不可取消者，也可以说成是整个现代西方文化。

库比特的这个特点与他独特的写作方式有关。这种方式被他称为“重复思考”（thinking in riffs），该词来自阿瑟·杜威（Arthur Dewey）为他的《改革基督教》写的导言。库比特形象地解释了“重复思考”：“我以一种简单的、初步的方式叙述一个话题，摆弄它一下，把它翻转过来，在它之上尝试一些变化，稍稍展开它——如此继续，直到我觉得准备好了以一种扩大的方式重新叙述它。同样的过程接着再次开始：我再次试图找到新的角度、新的障碍、新的发展，慢慢把论证建立起来。”^②这是一种叙述策略，先初步确立并叙述一个主题，然后一次又一次对它进行重新叙述，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有所扩展，加入“新的角度、新的障碍、新的发展”。“重复”思考并不仅仅是重复，而是在重复中包含了扩展与前进。

这种风格的好处是双向的，正如库比特预想的那样，“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这种逐步的详细阐述最终产生一个更强大、更清晰的结果”^③。实际上，重复思考的方式的确是最合适的。一方面，对于基督教传统养育出来的人们而言，他的非实在论思想不但难以理解，而且难以接受，重复思考给予人们时间和机会慢慢理解和接受这种新的思想方式。库比特自己也说，“如果按照旧的方法，我的书容易在被理解之前就老早被忽略和忘记。现在我可以有理由希望至少少数人可能会留在我这边，理解我。”^④另一方面，对于库比特本人而言，重复思考的方式是必要的。我们在前面说过，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只是有模糊的认识。重复思考的方式也给予他时间和机会逐渐推进自己的认识，最终能

① 唐·库比特：《上帝之后》，王志成、思竹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② 唐·库比特：《快乐之路》，王志成、朱彩红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够彻底全面地思考他的观点。也许对于任何尝试开拓新的思想领域或思想方式的原创作家来说，重复思考是个值得考虑的策略。

库比特的写作风格是散文化的，他远远不是一位“系统神学家”。这里可以看出尼采的影响。他的大部分作品分成许多章节，每一章的内容大多十分简短，章节之间未必有严格的逻辑关系。我们以《生活，生活》一书为例。这本书的中文版不到20万字，但有三十二章，每一章都被给予一个散文化的标题，比如“生活就是一切”、“生活是偶然的”、“生命是神圣的”、“生活必须继续下去”、“生活是不公平的”、“人生是一个行走的影子”等。在他的书中，诗歌、绘画、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引用频率远远超过一般的宗教或哲学著作。概括地说，他常常模糊了文学与哲学、宗教的界限，他的许多作品与其说是宗教哲学作品，不如说是哲理散文或宗教散文。这为以快速的方式全面掌握他的整个思想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他也有相对比较“体系化”的著作，其中比较全面地表述他的思想的有两本，《后现代宗教哲学》和《我们的头顶是天空》，或许还可以加上早期的《信仰之海》。另外，前面提到的若干论文集也是快速了解他的思想的一个有效途径。

他采取这样的写作风格的原因是，“今天，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机构和艺术作品类型的终结已经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所以“我想要成为宗教思想中的尼采，要写第一本讲真话的宗教书”，然而紧接着他又承认“（我的）狂想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这本书写出来了，它将不会是第一本，而是最后一本”。^① 不难理解，由于库比特从事的是一项原创性的工作，他认定自己所站之处是一个全新的起点，类似于荷马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位置，他的任务是重新思考大问题，因而学科分类和体系对他而言没有多少意义。

第四节 身份与目标：基督教传统的转化者^②

在库比特这里，“身份”不是个简单的话题。他反对本质意义上的

^① 唐·库比特：《快乐之路》，王志成、朱彩红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② 本节参考王志成、朱彩红《论维特根斯坦与库比特的生活宗教观》，《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

“身份”，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带有政治忠诚意味的身份是造成许多误解与冲突的原因。他继承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认为不同的宗教是不同的世界图像或神话，为人们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接受宗教意味着改变生活方式，与宗教组织无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份”只是特定的语言游戏赋予该游戏内部的人们的一种“印记”而已。对此，新西兰神学家劳埃德·格格林（Lloyd Geering）一语中的，“为什么要使用‘基督徒’一词呢？这仅仅是因为我恰好是西方基督教的一个产物”。^①库比特在不同场合说过，他表现出基督徒的身份是因为，恰好基督教的价值与观念对他而言是可得。换言之，他现在的身份是因为他恰好成长在基督教传统之中，如果他成长在佛教传统之中，他就将是一名佛教徒。

关于“身份”所持的非实在论立场对当前宗教间关系的处理，尤其是宗教对话有重大意义。至少在原则上和理论上，这种立场使得库比特能够摆脱困扰着许多神学家和普通人的“身份忠诚”问题，自由地在各个宗教传统之间穿梭。他提出了一种“宗教超市理论”：在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人们可以像在超级市场选购商品一样，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宗教，并且可以同时选择一种或者多种宗教，尽量使自己的生活会过得满意。

“宗教超市理论”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比如，印度思想家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就拥有多重宗教身份：基督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世俗主义者。比较神学家群体坚持，如果要进行宗教对话，就要从自己的宗教传统进入别的宗教传统，不是站在外面观看，而是全身心地、生命卷入型地进入。这种进入势必牵涉到身份问题，因而进入也被称为“冒险”。比较神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开放的，他们的态度不是设定用来明哲保身的议程或目标，而是鼓励人们去冒险。这与库比特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是库比特更加彻底一些，甚至不用“冒险”这个带有怀旧情结的措辞。

上述讨论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库比特根本没有严肃对待“身份”，而是随便加以打发，过于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难保他不会在有些情况下势利地将身份“弃之如敝履”。他在思想旅程中对身份之看法

^① 转引自王志成、朱彩红：《论维特根斯坦与库比特的生活宗教观》，《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第6页。